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石點頭 第八回 貪婪漢六院賣風流

志士不敢道，貯之成禍胎； 小人無事藝，假爾作梯媒。
解釋愁腸結，能分睡眼開；
朱門狼虎性，一半逐君回。

這首詩，乃羅隱秀才詠孔方兄之作。末聯專指著坐公堂的官人而言，說道任你凶如狼虎，若孔方兄到了面前，便可回得他的怒氣，博得他的喜顏，解禍脫罪，薦植噓揚，無不應效。

所以貪酷之輩，塗面喪心，高張虐箠，使人懼怕，然後恣其攫取，遭之者無不魚爛，觸之者無不齏粉。此乃古今通病，上下皆然，你也笑不得我，我也說不得你。間有廉潔自好之人，反為眾忌，不說是飾情矯行，定指是弔譽沽名，群口擠排，每每是非顛倒，沉淪不顯。故俗諺說：「大官不要錢，不如早歸田，小官不索錢，兒女無姻緣。」可見貪婪的人落得富貴，清廉的枉受貧窮。因有這些榜樣，所以見了錢財，性命不顧，總被人恥笑鄙薄，也略無慚色。笑罵由他笑罵，也官我自為之，這兩句便是行實。

雖然如此，財乃養命之源，原不可少。若一味橫著腸子，嚼骨吸髓，果然不可。若如古時范史雲，曾官萊蕪令，甘自受著塵甑釜魚。又如任彥升，位至侍中，身死之中，其子即衣不蔽體，這又覺得太苦。依在下所見，也不禁人貪，只是取之有道，莫要喪了廉恥。也不禁人酷，只要打之有方，莫要傷了天理。書上說「放於利而行」，這是不貪的好話。「愛人者，人恒愛之」，這是不酷的好話。又道是：「留有餘不盡之財，以還造化，留有餘不盡之福，以還子孫。」先聖先賢，那一個不勸人為善，那一個不勸人行些方便。但好笑者，世間識得行不得的毛病，偏坐在上一等人。任你說得舌敝唇穿，也只當做飄風過耳。若不是果報分明，這使一帆風的正好望前奔去，如何得個轉頭日子？在下如今把一樁貪財的故事，試說一回，也盡可喚醒迷人。詩云：

財帛人人所愛，風流個個相貪。
只是勾銷廉恥，千秋笑柄難言。

話說宋時有個官人，姓吾名愛陶，本貫西和人氏。愛陶原名愛鼎，因見了陶朱公致富奇書，心中喜悅。自道陶千公即是范蠡，當年輔越滅吳，功成名就，載著西子，扁舟五湖，更名陶朱公，經營貨殖，復為富人。此乃古今來第一流人物。我的才學智術，頗覺與他相仿，後日功名成就，也學他風流瀟灑，做個陶朱公的事業，有何不可？因此遂改名愛陶。這西和在古雍州界內，天文井鬼分野，本西羌地面。秦時屬臨洮，魏改為岷州，至宋又改名西和。真正山川險阻，西陲要害之地。古詩說：「山東宰相山西將。」這西和果是人文稀少，惟有吾愛陶從小出人頭地，讀書過目不忘。見了人的東西，卻也過目不忘，不想法到手不止。自幼在書館中，墨頭紙角，取得一些也是好的。至自己的東西，卻又分毫不捨得與人。更兼秉性又狠又躁，同窗中一言不合，怒氣相加，揪發扯胸，揮磚擲瓦，不占得一分便宜，不肯罷休。這是胞胎中帶來的兇惡貪鄙的心性，便是天也奈何他不得。

吾愛陶出身之地，名曰九家村，村中只有九姓人家，因此取名。這九姓人丁甚眾，從來不曾出一個秀才。到吾愛陶破天荒做了此村的開山秀才，不久補稟食糧。這地方去處沒甚科目，做了一個秀才，分明以狀元及第，好不放肆。在閭里間，兜攬公事，武斷鄉曲，理上取不得的財，他偏生要取，理上做不得的事，他偏生要做。合村大受其害，卻又無處訴告。吾愛陶自恃文才，聯科及第，分明是囊中取贖。哪知他在西和便推為第一，若論關西各郡縣的高才，正不知有多多少少，卻又數他不著了。所以一連走過十數科，這領藍衫還辭他不得。這九家村中人，每逢吾愛陶鄉試入場之時，都到土谷祠、城隍廟、文昌帝君座前祝告，求他榜上無名。到掛榜之後，不見報錄的人到村中，大家歡喜，各自就近湊出分金，買豬頭三牲，拜謝神道。

吾愛陶不能得中，把這般英銳之氣，銷磨盡了。那時只把本分歲貢前程，也當春風一度。他自髫年入泮，直至五十之外，方才得貢。出了學門，府縣俱送旗扁，門庭好生熱鬧。吾愛陶便闔門增色，村中人卻個個不喜，惟恐他來騷擾。吾愛陶到也公道，將滿村大小人家，分為上中下三等，編成簿籍，遍投名帖。使人傳話道：「一則僥倖貢舉，拜一拜鄉黨，二則上京缺少盤纏，每家要借些銀兩，等待做官時，加利奉還。有不願者，可於簿上注一『不與』二字。」村農怕事，只要買靜求安，那個敢與他硬。大家小戶，都來饋送。內中或有戩秤輕重，銀色高低不一，盡要補足。

吾愛陶先在鄉里之中，白彩了一大注銀子，意氣洋洋，帶了僕人，進京廷試。將縉紳便覽細細一查，凡關中人現任京官的，不論爵位大小，俱寫個眷門生的帖兒拜謁，請求薦揚看覷，希冀廷試拔在前列。從來人心不同，有等怪人奔競，又有等愛人奉承。吾愛陶廣種薄收，少不得種著幾個愛名譽收門生的相知，互相推引。廷試果然高等，得授江浙儒學訓導。做了年餘，適值開科取士，吾愛陶遂應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中式。改官荊湖路條列司臨稅提舉，前去赴任，一面迎取家小。原來他的正室無出，有個通房，生育女兒兩人。兒子取名吾省，年已十歲，女兒才只八歲。這提舉衙門，駐紮荊州城外。吾愛陶三朝行香後，便自己起草，寫下一通告示，張掛衙門前。其示云：

本司生長西郵，偶因承乏分樞重地。蛇負之恥，固切於心，但職司國課，其所以不遺尺寸者，亦將以盡瘁濟其成法，不得不與商民更新之。況律之所在，既設大意，不論人情，貨之所在，既核尋丈，安棄錙銖。除不由官路私自偷關者，將一半入官外，其餘凡屬船載步擔，大小等貨，盡行報官，從十抽一。

如有不奉明示者，列單議罰。特示。

出了這張告示，又喚各鋪家吩咐道：「自來關津弊竇最多，本司盡皆曉得。你們各要小心奉公，不許與客商通同隱匿，以多報少，欺罔官府。若察訪出來，定當盡法處治。」那鋪家見了這張告示，又聽了這番說話，知道是個苛刻生事的官府，果然不敢作弊。凡客商投單，從實看報，還要復看查點。若遇大貨商人，吹毛求疵，尋出事端，額外加罰。納下銳銀，每日送入私衙，逐封親自驗拆，絲毫沒得零落。舊例吏書門皂，都有賞賜，一概革除，連工食也不肯給發。又想各處河港空船，多從此轉關，必有遺漏，乃將河港口橋樑，盡行塞斷，皆要打從關前經過。

一日早堂放關，見幾只小豬船，隨著眾貨船過去，吾愛陶喝道：「這是漏脫的，拿過來！」鋪家稟說：「販小豬的，原不起稅。」吾愛陶道：「胡說！若俱如此不起稅，國課何來。」販豬的再三稟稱：「此是舊例蠲免，衙前立碑可據，請老爺查看，便知明白。」吾愛陶道：「我今新例，倒不作準，看甚麼舊碑？」吩咐每豬十口，抽一口送入公衙，恃頑者倍罰。販豬的無可奈何，忍氣吞聲，照數輸納。剛剛放過小豬船，背後一隻小船，搖將過來。吾愛陶叫閩官看是何船。閩官看了一看，稟復是本地民船，船中只有兩個婦女，幾盒禮物，並無別貨。

吾愛陶道：「婦女便與貨物相同，如何不投稅？」鋪家稟道：「自來人載船，沒有此例。」吾愛陶道：「小豬船也抽分了，如何人載船不納稅，難道人倒不如畜生麼？況且四處掠取人口的甚多，本司勢不能細細覺察。自今人載船，不論男女，每人要納銀五分。十五歲以下，小廝丫頭，只納三分，若近地鄉農，裝載谷米豆麥，不論還租完糧，盡要報稅。其餘販賣雞鴨、魚鮮、果晶、小菜，並山柴稻草之類，俱十抽其一。市中肩擔步荷，諸色食物牲畜者，悉如此例。過往人有行李的，除夾帶貨物，不先報稅，搜出一半入官外，無餘貨者，每人亦納銀五分。

衙役鋪家，或有容隱，訪出重責三十，枷號一月，仍倍罰抵補。」

這主意一出，遠近喧傳，無不駭異。做買賣的，那一個不叫苦連天。有幾位老鄉紳，見其行事可笑，一齊來教訓他幾句，說：「抽分自有舊制，不宜率意增改。倘商民傳之四方，有駭觀聽，這還猶可，若聞之京師，恐在老先生亦有妨礙。」吾愛陶聽罷，

打一躬道：「承教了，領命。」及至送別後，卻笑道：「一個做官，一個立法，論甚麼舊制新制？況鄉紳也管不得地方官之事。」故愈加苛刻，弗論鄉宦舉監生員船隻過往，除卻當今要緊之人，餘外都一例施行。任你送名帖討關，全然不睬。

親自請見也不相見，便是罵他幾句，也只當不聽見。氣得鄉紳們，奈何他不得，只把肚子揉一揉罷了。

一日正出衙門放關，見鄉里人挑著一擔水草，叫皂隸喚過來問道：「這水草一擔，有多少斤數，可曾投稅？」鄉里人稟說：「水草是豬料，自來無稅。」吾愛陶道：「同是物料，怎地無稅？」即喚鋪家將秤來，每一百斤抽十斤，送入衙中喂豬。

一日坐在堂上，望見一人背著木桶過去，只道是挑綢帛箱子的。

急叫拿進來，看時，乃是討盞飯的道人，背著一隻齋飯桶，也叫十碗中抽一碗，送私衙與小廝們做點心。便是打魚的網船經過，少不得也要抽些蝦魚鯽來噉飯咽酒。只有乞丐討來的渾酒渾漿，殘羹剩飯，不好抽分來受用。真個算及秋毫，點水不漏。外邊商民，水陸兩道，已算無遺利。那時卻算到本衙門鋪家，及書役人等，積年盤踞，俱做下上萬家事。思量此皆侵蝕國課，落得取些收用。先從吏書，搜索過失，杖責監禁，或拶夾枷號。這班人平昔錦衣玉食，嬌養得嫩森森的皮肉，如何吃得恁般痛苦？曉得本官專為孔方兄上起見，急送金銀買命。若不滿意，也還不饒。不但在監稅衙門討衣飯的不能脫白，便是附近居民，在本司稍有干涉的，也都不免。

為此地方上將吾愛陶改做吾愛錢，又喚做吾剝皮。又有好事的投下匿名帖，要聚集商民，放火驅逐。愛陶得知，心中有幾分害怕，一面察訪倡首之人，一面招募幾十名士兵防護，每名日與工食五分。這工食原不出自己財，凡商人投稅驗放，少不得給單執照，吾愛陶將這單發與土發，看單上貨之多寡，要發單錢若干，以抵工食。那班人執了這個把柄，勒詐商人，滿意方休。合分司的役從，只有這士兵，沾其恩惠，做了吾愛陶的心腹耳目，在地方上生事害民。沒造化的，撞著吾愛陶，勝遭瘟遭劫。那怨聲載道，傳遍四方。江湖上客商，賭誓發願便說：「若有欺心，必定遭遇吾剝皮。」發這個誓願，分明比說天雷殛死翻江落海，一般重大，好不怕人，不但路當衝要，貨物出入川海的，定由此經過。沒處躲閃，只得要受他恭敬茶毒。

詩云：

竭澤焚山刮地搜，喪心蒙面不知羞。

肥家利已銷元氣，流毒蒼生是此儔。

卻說有個徽州姓汪的富商，在蘇杭收買了幾千金綾羅綢緞，前往川中去發賣。來到荊州，如例納稅。那班民壯，見貨物盛多，要汪商發單銀十兩。從來做客的，一個錢也要算計，只有鈔稅，是朝廷設立，沒奈何忍痛輸納。聽說要甚發單銀十兩，分明是要他性命，如何肯出。說道：「莫說我做客老了，便是近日從北新汴墅各稅司經過，也從無此例。」眾民壯道：「這是我家老爺的新例，除非不過關便罷，要是過關，少一毫也不放。」旁邊一個客人道：「若說汴墅新任提舉，比著此處，真個天差地遠。前日有個客人一隻小船，裝了些布匹，一時貪小，不去投稅，徑從張家轉關。被這班吃白食的光棍，上船搜出，一窩蜂趕上來，打的打，搶的搶，頃刻搬個罄空。連身上衣服，也剝乾淨。那客人情急叫苦叫冤，要死要活。何期提舉在郡中拜客回來，座船正打從橋邊經過，聽見叫冤，差人拿進衙門審問道：『小船偷過港門，雖所載有限，但漏稅也該責罰。』將客人打了十五個板子。向眾光棍說：『既然捉獲有據，如何不稟官懲治？私自打搶，其罪甚於漏稅。一概五十個大毛板，大枷枷號三月。』又對眾人說：『做客商的，怎不知法度，知取罪戾。姑念貨物不多，既已受責，盡行追還，此後再不可如此行險僥倖了。』這樣好話，分明父母教訓子孫，何等仁慈！」

為此客商們，那一個不稱頌他廉明。倘若在此處犯出，少不得要打個臭死，剩還你性命，便是造化了。」旁邊客商們聽見，齊道：「果然，果然，正是若無高山，怎顯平地。」那班士兵，睜起眼向說的道：「據你恁般比方，我家爺是不好的了。」那客人自悔失言，也不答應，轉身急走，脫了是非。

汪商合該晦氣，接口道：「常言鍾在寺裡，聲在外邊。又道路上行人口是碑，好歹少不得有人傳說，如何禁得人口嘴呢。」

「這話一發激惱了士兵，劈臉就打罵道：『賊蠻，發單錢又不兌出來，放甚麼冷屁！』汪商是大本錢的富翁，從不曾受這般羞辱，一時怒起，也罵道：『砍頭的奴才！我正項稅銀已完，如何又勒住照單，索詐錢財，反又打人？有這樣沒天理的事，罷罷，我拚這幾兩本錢，與你做一場。』回身便走，欲待奔回船去。那士兵揪轉來，又是兩拳，罵道：『蠻囚，你罵那個，且見我們爺去。』汪商叫喊地方救命，眾人見是士兵行兇，誰敢近前，被這班人拖入衙門，吾愛陶方出堂放關，眾人跪倒稟說：『汪商船中貨物甚多，所報尚有隱匿，且又指稱老爺新例苛刻，百船置罵。』吾愛陶聞言，拍案大怒道：『有這等事，快發他貨物起來查驗。』汪商再三稟說勒索打罵情由，誰來聽你。須臾之間，貨物盡都抬到堂上，逐一驗看，不道果然少報了兩箱。吾愛陶喝道：『拿下打了五十毛板，連原報鋪家，也打二十板罷。』吾愛陶又道：『漏稅，例該一半入官，教左右取出剪子來分取。』從來入官貨物，每十件官取五件，這叫做一半入官。吾愛陶新例，不論綾羅綢緞布匹絨氈，每匹平分，半匹入官，半匹歸商。可惜幾千金貨物，盡都剪破，雖然織錦回文，也只當做半片殘霞。

汪商扶痛而出，始初恨，後來付之一笑，歎口氣道：「罷罷，天成天敗，時也，運也，命也，數也！」遂將此一半殘緞破綢，在衙門前，買幾擔稻草，周回圍住，放了一把火，燒得煙塵飛起，火燄冲天。此時吾愛陶已是退堂，只道衙門前失火，急忙升堂，知得是汪商將殘貨燒燬，氣得奴發衝冠，說道：「這廝故意羞辱咱家麼？」即差士兵，快些拿來。一面吩咐地方撲滅了火，燒不盡的綢緞，任憑取去。眾人貪著小利，頃刻間大桶小杓，擔著水，潑得煙銷火熄。吾愛陶又喚地方，吩咐眾人許亂取，可送入堂上，親自分給。這句話傳出來時，那爐餘之物，已搶乾淨。及去擒拿汪商，哪知他放了火，即便登舟，復回舊路。順風揚帆，向著下流直溜，也不知去多少路了。差人稟復，吾愛陶反覺沒趣，恨恨而退。當時汪商若肯吃虧這十兩銀子，何至斷送了萬金貨物，豈非為小失大？所以說：

囑一分虧無量福，失便宜處是便宜。

其時有個王大郎，所居與稅課衙門只隔一坦，以殺豬造酒為業。家事富饒，生有二子。長子招兒，年十七歲，次子留兒，十三歲。家人伴當三四人，一家安居樂業。只是王大郎秉性粗直剛暴，出言無忌。地方鄉里親戚間，怪他的多，喜他的少。

當日看見汪商之事，懷抱不平，趁口說道：「我若遇此屈事，那裡忍得過，只消一把快刀，擱他幾個窟窿。」這話不期又被士兵們聽聞。也是合當有事，王大郎適與兒子定親，請著親戚們吃喜酒，夜深未散。不想有個摸黑的小人，閃入屋裡，卻下不得手。便從空處，打個壁洞，鑽過分司衙門，撬開門戶，直入臥室，吾愛陶朦朧中，聽得開箱籠之聲，一時驚覺，叫聲：

「不好了！不賊在此。」其時只為錢財，那顧性命，精赤的跳下牀捉賊。夫人在後房也驚醒了，呼叫家人起來。吾愛陶追賊出房，見門戶盡開，口中大叫小廝快來拿賊。這賊被趕得急，掣轉身挺刀就刺。吾愛陶命不當死，恰像看見的，將身望後一仰，那刀尖已斲著額角，削去了一片皮肉，便不敢近前。一時家人們，點起燈燭火把，齊到四面追尋。原來從間壁打洞過來的，急出堂，問了王大郎姓名，差士兵到其家拿賊。

這王大郎合家，剛剛睡臥，雖聞分司喊叫捉賊，卻不知在自家屋裡過去的，為此不管他閒賬。直到士兵敲門，方才起身開門。前前後後搜尋，並不見賊的影子。士兵回報說：「王大郎家門戶不開，賊卻不見。」吾愛陶道：「門戶既閉，賊卻從那裡去？」便疑心即是此人。就教喚王大郎來見，在燭光下仔細一認，彷彿與適來賊人相似。問道：「你家門戶未開，如何賊卻不見了，這是怎麼說？」王大郎稟道：「今日小人家裡，有些事體，夜深方睡。及至老爺差人來尋賊，才知從小人家裡掘入衙中，賊之去來，卻不曉得。」吾愛陶道：「賊從你家來去，門戶不開，怎說不曉得？所偷東西，還是小事。但持刀擱傷本司，其意不良，所關非小，這賊須要在你身上捕還。」王大郎道：「小人那裡去追尋，還是老爺著捕人挨緝。」吾愛陶道：「胡說！出入由你家中，尚推不知，教捕人何處捕緝。」吩咐士兵押著，在他身兒上要人來。原來那賊當時心慌意急，錯走入後園，見一株大銀杏樹，綠陰稠

密，狠命爬上去，直到樹頂，縮做一堆，分明像個鵲巢。家人執火，到處搜尋，但只照下，卻不照上，為此尋他不著。等到兩邊搜索已過，然後下樹，仍鑽到王家。其中王大郎已被拿去，前後門戶洞開，悄悄的溜出大門，所以不知賊的來蹤去跡，反害了王大郎一家性命。

正是：

柶龜烹不爛，貽禍到枯桑。

吾愛陶查點了所失銀物，寫下一單。清晨出衙，喚地方人問王大郎有甚家事，平日所為若何，家中還有何人。地方人回說：「有千金家私，做人則強硬，原守本分。有二子年紀尚小，家人倒有三四個。」吾愛陶聞說家事富饒，就動了貪心，乃道：「看他不是個良善之人，大有可疑。」隨喚士兵問：「可曾獲賊？」那知這班士兵，曉得王大郎是個小財主，要賺他錢鈔。

王大郎從來臭硬，只自道於心無愧，一文錢，一滴酒，也不肯破慳。眾人心中懷恨，想起前日為汪商的事，他曾說，只消一把快刀，搨幾個窟窿的話，如今本官被傷額上，正與其言相合，不是他做賊是誰？為此竟帶入衙內，將前情稟知。王大郎這兩句話，眾耳共聞，卻賴不得，雖然有口難辯。吾愛陶聽了，正是火上添油，更無疑惑，大叫道：「我道門又不開，賊從何處去，自然就是他了。且問你，我在此又不曾難為地方百姓，有甚冤仇，你卻來行刺？」王大郎高聲冤稱訴辯，那裡作準。只叫做賊、行刺兩款，但憑認那一件罪，喝教夾起來。皂役一聲答應，向前拖翻，套上夾棍，兩邊盡力一收，王大郎便昏了去。

皂隸一把頭髮揪起，漸漸醒轉。吾家陶道：「賊物藏在何處，快些招來！」王大郎睜圓雙眼，叫道：「你誣陷平人做賊，招甚麼？」吾愛陶怒罵道：「賊奴這般狠，我便饒你不成。」喝叫敲一百棒頭。皂隸一五一十打罷，又問如今可招。王大郎嚷道：「就夾死也決不屈招。」吾愛陶道：「你這賊子熬得刑起，不肯招麼？」教且放了夾棍，喚士兵吩咐道：「我想賊物，必還在家，可押他去跟同搜捕。」又回顧吏書，討過一冊白簿，十數張封皮，交與士兵說：「他家中所有，不論粗重什物，錢財細軟，一一明白登記封好。雖一絲一粟，不許擅動。並帶他妻兒家人來見。」王大郎兩腳已是夾傷，身不由主，士兵扶將出去。妻子家人，都在衙前接著，背至家中，合門叫冤叫屈。

士兵將前後門鎖起，從內至外，欣天揭地，倒箱翻籠的搜尋。

便是老忍洞、糞坑中、豬圈裡，沒一處不到，並無賊物。只把他家中所有，盡行點驗登簿。封鎖停當，一條索子，將王大郎妻子楊氏，長子招兒，並三個家人，一個大酒工，一個幫做生意姓王的伙計，盡都縛去。只空了一個丫頭，兩個家人婦。將子留兒，因去尋親戚商議，先不在家，亦得脫免。

此時天已抵暮，吾愛陶晚衙未退，堂上堂下，燈燭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士兵帶一千人進見，回覆說賊物搜尋不出，將簿子呈上。吾愛陶揭開一看，所載財帛衣飾，器甲酒米之類甚多，說道：「他不過是個屠戶，怎有許多東西，必是大盜窩家。」將簿子閣過，喚楊氏等問道：「你丈夫盜我的銀物，藏在何處，快些招了，免受刑苦。」楊氏等齊聲俱稱：「並不曾做賊，那得有賊？」吾愛陶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到是圖賴你了。」喝叫將楊氏撈起。王大郎父子家人等，一齊盡上夾棍，夾的夾，撈的撈，號冤痛楚這聲，震徹內外，好不悽慘。招兒和家人們，都苦痛不過，隨口亂指，寄在鄰家的，藏在親戚家的，說著那處，便押去起賊。可憐將幾家良善平民，都搜乾淨，那裡有甚賊物。嚴刑拷問了幾日，終無著落。王大郎已知不免一死，大聲喊叫道：「吾愛陶你在此虐害商民，也無數了，今日又誣陷我一家。我生前決爭你不過，少不得到陰司裡，和你辯論是非。」

「吾愛陶大怒，拍案道：「賊子，你竊入公堂，盜了東西，反刺了我一刀，又說誣陷，要到陰司對證。難道陰司例律，許容你做賊殺人的私」你且在陽間裡招了賊物，然後送你到陰司訴冤。」喚士兵吩咐道：「我曉得賊骨頭不怕夾撈，你明日到府中，喚幾名積年老捕盜來，他們自有猴猴獻果、驢兒拔搨，許多弔法，務要究出真賊，好定他的罪名。」這才是：前生結下些生冤，今世追償前世債。

這捕人乃森羅殿前的追命鬼，心腸比鋼鐵還硬。奉了這個差使，將八個人帶到空閒公所，分做四處弔拷，看所招相似的，便是實情。王大郎夫妻在一處，招兒、王伙計在一處，三個家人和酒大王，又分做兩處。大凡捕人繃弔盜賊，初上吊即招，倒還落得便宜。若不招時，從上至下，遍身這一頓棍棒，打得好不苦憐。任你銅筋鐵骨的漢子，到此也打做一個糞粑。所以無辜冤屈的人，不肯招承，往往送了性命。當下招兒，連日已被夾傷，怎還經得起這般毒打，一口氣收不來，卻便寂然無聲。

捕人連忙放下，教喚不醒了。飛至衙門，傳梆報知，吾愛陶發出一幅朱單道：

王招兒雖死，眾犯還著嚴拷，毋得借此玩法取罪。特諭。

捕人接這單看了，將各般弔法，逐件施行。王大郎任憑吊打，只是叫著吾愛陶名字，罵不絕口。捕人雖明白是冤枉，怎奈官府主意，不得不如此。惟念楊氏是女人，略略用情，其餘一毫不肯放鬆。到第二日夜間，三個家人，並王伙計、酒大王，五命齊休。這些事不待捕人去稟，自有士兵察聽傳報。吾愛陶曉得王大郎詈罵，一發切齒痛恨。第三日出堂，喚捕人吩咐道：

「可曉得麼，王大郎今日已不在陽世了，你們好與我用情。」捕人答應曉得，來對王大郎道：「大郎你須緊記著，明年今日今時，是你的死忌，此乃上命差遣，莫怨我們。」王大郎道：「咳！我自去尋吾愛陶，怎怨著列位。總是要死的了，勞你們快些罷。」又叫聲道：「娘子，我今去了，你須掙扎著。」楊氏聽見，放聲號哭說：「大郎，此乃前世冤孽，我少不得即刻也來了。」王大郎又叫道：「招兒，招兒！不能見你一面，未知可留得性命，只怕在黃泉相會是大分了。」想到此不覺落下幾點眼淚。捕人道：「大郎好教你知道，令郎前晚已在前路相候，尊使五個人，昨夜也趕上去了。你只管放心，和他們人作伴同行。」王大郎聽得兒子和眾人俱先死了，一時眼內血淚泉湧，咽喉氣塞，強要吐半個字也不能。眾人急忙下手，將繩子套在頸項，緊緊扣住，須臾了賬。可憐三日之間，無辜七命，死得不如狗彘：

曾聞暴政同於虎，不道嚴刑卻為錢。

三日無辜傷七命，遊魂何處訴奇冤。

當下捕人即去稟說，王大郎已死。吾愛陶道：「果然死了？」捕人道：「實是死了。」吾愛陶這士兵道：「可將這賊埋於關南，他兒子埋於關北，使他在陰司也父南子北。這五個屍首，總埋在五里之外，也教他不相望見。」士兵稟說：「王大郎自有家財，可要買具棺木？」吾愛陶道：「此等凶賊，不把他喂豬狗足矣，哪許他棺木。」又向捕人道：「那婆娘還要用心拷打，必要賊物著落。」捕人道：「這婦人還宜容緩處。」吾愛陶道：「盜情如何緩得？」捕人道：「他一家男子，三日俱死。若再嚴追，這婦人倘亦有不測，上司聞知，恐或不便。」吾愛陶道：「他來盜竊國課，行刺職官，難道不要究治的？就上司知得何妨。」捕人道：「老爺自然無妨，只是小人們有甚緣故，這卻當不起。」吾愛陶怒道：「我曉得捕人都與盜賊相通，今不肯追問這婦人，必定知情，所以推托。」喝教將捕人羈禁，帶楊氏審問，待究出真情，一並治罪。把楊氏重又撈起，擊過千餘，手指盡斷，只是不招。吾愛陶又喚過士兵道：「我料這賊物，還藏在家，只是你們不肯用心，等我親自去搜，必有分曉。」即出衙門，到王大郎家來。

此時兩個家人婦和丫頭看守家裡，聞知丈夫已死，正當啼啼哭哭。忽聽見官府親來起賊，嚇得後門逃避。吾愛陶帶了士兵，喚起地方人同入其家，又復前前後後搜尋。尋至一間屋中，見停著七口棺木，便叫士兵打開來。士兵稟說：「這棺木久了，前已驗過，不消開看。」吾愛陶道：「你們那裡曉得，從來盜賊，把東西藏棺木中，使人不疑。他家本是大盜窩主，歷年打劫的財物，必藏在內。不然，豈有好人家停下許多棺木。」地方人稟說：「這棺木乃是王大郎的儀祖伯叔兩代，並結髮妻子，所以共有七口。因他平日慳吝，不捨得銀錢殯葬，以致久停在家，人所共知，其中決無賊物。」吾愛陶不信，必要開看。地方鄰里苦苦哀求，方才止了。搜索一番，依然無跡。吾愛陶立在堂中說道：「這賊子，你便善藏，我今也有善處。」吩咐上兵，把封下的箱籠，點驗明白，盡發去附庫。又喚各鋪家，將酒米牲畜傢伙之類，分領前去變賣，限三日內，易銀上庫登冊，待等追出楊氏真賊，

然後一並給還。又道：「這房子逼近私衙，藏奸聚盜，日後尚有可虞。著地方將棺木即刻發去荒郊野地，此屋改為營房，與士兵居住，防護衙門。」處置停當，仍帶楊氏去研審。又問他次子潛躲何處，要去拘拿，此是他斬草除根之計。

可憐王二郎好端端一個家業，遇著官府作對，幾日間弄得瓦解冰消，全家破滅，豈不是宿世冤仇！商民聞見者，個個憤恨。一時遠近傳播，鄉紳盡皆不平，向府縣上司，為之稱枉。

有置制使行文與吾愛陶說：「罪人不孥，一家既死七人，已盡厥辜。其妻理宜釋放。」吾愛陶察聽得公論風聲不好，只得將楊氏並捕人，俱責令招保。楊氏尋見了小兒子，親戚們商量說，如今上司盡知冤枉，何不去告理報仇。即刻便起冤揭遍送，向各衙門投詞早冤。適值新巡按鐵御史案臨，察方得吾愛陶在任貪酷無比，殺王二郎一家七命，委實冤枉，乃上疏奏聞朝廷。

其疏云：

臣聞理財之任，上不病國，下不病商，斯為稱職。乃有吾愛陶者，典樞上游，分司重地，不思體恤黎元，培養國脈；擅敢變亂舊章，稅及行人，專為刑虐，惟務貪婪。是以商民交怨，男婦興嗟。吸髓之謠，久著於漢江；剝皮之號，已聞諸輦轂。

昔劉晏彘羊，利盡錙銖，而未嘗病國病民，後世猶說其聚斂。

今愛陶與商民作仇，為國有斂怨，其罪當如何哉！尤可異者，誣良民為盜，捏烏有為賊，不逾三日，立殺七人。擲遺骸於水濱，棄停柩於郊野；奪其室以居爪牙，攫其資以歸囊橐。冤鬼晝號，幽魂夜泣，行路傷心，神人共憤。夫官守各有職責，不容紊亂。商稅掾曹之任，獄訟有司之事，即使盜情果確，亦當歸之執法。而乃酷刑肆虐，致使闔門殞斃，天理何在，國法奚存！臣銜命巡方，職在祛除殘暴，申理枉屈。目擊奇冤，寧能忍默？謹據實奏聞，伏乞將吾愛陶下諸法司，案其穢濫之跡，究其虐殺之狀，正以三尺，肆諸兩觀。庶國法申而民冤亦申，刑獄平而王道亦平矣。

聖旨批下所司，著確查究治。吾愛陶聞知這個消息，好生著忙。自料立腳不住，先差人回家，葺理房屋；一面也修個辯疏上奏，多齎金銀到京，托相知官員，尋門戶挽回。其疏云：

臣謬以樛材，濫司掾務；固知虻負難勝，奚敢饕飲自飽。

蒞任以來，矢心矢日，冰繫寧甘，雖尺寸未嘗少逾。以故商旅稱為平衡，地方亦不以為不肖。而忌者的指臣為貪酷，捏以吸髓之謠，加以剝皮之號。無風而波，同於夢囈，豈不冤乎？猶未已也，若乃借盜竊之事，砌情臚列，中以危法，是何心哉當盜入臣署攫金，覺而遂之，遂投刃以刺，幸中臣額，乃得不死。

及追賊蹤，潛穴署左，執付捕役，懼罪自盡。窮究黨羽，法所宜然。此而不治，是謂失刑。忌者乃指臣為酷刑肆虐，不亦謬乎？豈必欲盜殺臣，而盡劫國課，始以為快歟？夫地方有盜，而有司不能問，反責臣執盜而不與，抑何倒行逆施之若是也。

雖然，臣不敢言也，不敢辨也。何則？誠不敢擾忌者之怒也。

惟皇上憫臣孤危孑立，早賜罷黜，以塞忌者之口，像全首領於牖下，是則臣之幸也。

自來巧言亂聽，吾愛陶上這辯疏，朝廷看到被賊刺傷，及有司不能清盜，反責其執盜不與，這段頗是有理。亦批下所司，查明具覆。其時乃中書門下侍郎蔡確當國，大權盡在其手，吾愛陶的相知，打著這個關節。蔡確授意所司，所司礙著他面皮，乃覆奏道：

看得吾愛陶貪穢之跡，彰彰耳目。雖強詞塗飾，公論難掩。

此不可一日仍居地方者矣。惟王二郎一案，竊帑傷官，事必有因，死不為枉。有司弭盜無方，相應罰俸。未敢擅便，伏惟聖裁。

奏上，聖旨依擬將吾愛陶削職為民，速令去任，有司罰俸三月。他的打乾家人得了此信，星夜兼程，趕回報知。吾愛陶急打發家小起身，分一半士兵護送。王二郎箱籠，尚在庫上，欲待取去，躊躇未妥，只得割捨下來。

數日之後，邸報已到。鐵御史行牌，將附庫資財，盡給還楊氏，一面拿幾個首惡士兵到官，刑責問遣。那時楊氏領著兒子和兩個家人婦，到衙門上與丈夫索命。哭的哭，罵的罵，不容他轉身。吾愛陶誠恐打將入去，吩咐把儀門頭門緊拴牢閉了。

地方人見他懼怕，向日曾受害的，齊來叫罵。便是沒干涉的，也乘著興喧嚷嚷，聲言要放火焚燒，亂了六七日。吾愛陶正無可奈何，恰好署攝稅務的官員到來。從來說官官相護，見百姓擁在衙門，體面不好看，再三善言勸諭，方才散解。放吾愛陶出衙下船，吩咐即便開去，岸上人預先聚下磚瓦土石，亂擲下去，叫道：「吾剝皮，你各色俱不放空，難道這磚瓦不裝一船，回去造房子。」有的叫道：「吾剝皮，我們還送你些土儀回家，好做人事。」抬起大泥塊，又打下去。這一陣磚瓦土石，分明下了一天冰雹。吾愛陶躲在艙中，只叫快些起篷。那知關下擁塞的貨船又多，急切不能快行。商船上又拍手高叫道：「吾剝皮，小豬船。人載船在此，何不來抽稅？」又叫道：「吾剝皮，岸上有好些背包裏的過去了，也該差人拿住。」叫一陣笑一陣，又打一陣蒼蒼。吾愛陶聽了，又惱又羞，又出不得聲答他們一句，此時好生難過。正是：

饒君掏盡三江水，難洗今朝一面羞。

後來新提舉到任，訪得王二郎果然冤死。憐其無辜，乃收他的空房入衙，改為書齋，給銀五百兩與楊氏，以作房價。叫他買棺盛殮這七個屍骸，安葬棄下的這七口停柩。商民見造此陰德之事，無不稱念，比著吾剝皮，豈非天淵之隔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再說吾愛陶離了荊州，由建陽荆門州一路水程前去。他家的小船，原期停於襄陽，等候同行。吾愛陶趕來會著，方待開船，只見向日差回去的家人來到，報說：「家裡去不得了。」吾愛陶驚問：「為何？」家中人道：「村人道老爺向日做秀才，尚然百般詐害。如今做官，賺過大錢，村中人人些小產業，盡都取了，只怕也還嫌少。為此鳴鑼聚眾，一把火將我家房屋，燒做白地。等候老爺到時，便要搶劫。」吾愛陶聽罷，嚇得面如土色道：「如此卻怎麼好？」他的奶奶，頗是賢明，日常勸丈夫做些好事，積此陰德，吾愛陶那裡肯聽。此時聞得此信，歎口氣道：「別人做官任滿，鄉紳送錦屏奉賀，地方官設席餞行，百姓攀轅臥轍，執香脫靴，建生祠，立下去思碑，何等光彩！

及至衣錦還鄉，親戚遠迎，官府恭賀，祭一祭祖宗，會一會鄉黨，何等榮耀！偏有你做官離任時，被人登門辱罵，不容轉身。

及至登舟，又受納了若干斷磚破瓦，碎石殘泥。忙忙如喪家狗，汲汲如漏網魚，亡命奔逃，如遭兵燹。及問家鄉，卻又聚黨呼號，焚廬蕩舍，擯棄不容，祖宗塋墓，不能再見。你若信吾言，何至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？這樣做官結果，千古來只好你一人而已。如今進退兩難，怎生是好？」

吾愛陶心里正是煩惱，又被妻子這場數落，愈加沒趣，乃強笑道：「大丈夫四海為家，何必故土。況吾鄉遠在西郵，地土瘠薄，人又粗鄙，有甚好處。久聞金陵建康，乃六朝建都之地，衣冠文物，十分蕃盛。從不曾到，如今竟往此處寓居。若土俗相宜，便入籍在彼，亦無不可。」定了主意，回船出江，直至建康。先討個寓所安下，將士兵從役船隻，打發回去，從容尋覓住居。因見四方商賈叢集，恐怕有人聞得姓名，前來物色戲侮，將吾下口字除去，改姓為五，號湖泉，即是愛陶的意思。又想從來沒有姓五的，又添上個人字傍為伍。吩咐家人只稱員外，再莫提起吾字。自此人都叫他伍員外。買了一所大房屋住下，整頓得十分次第。不想這奶奶因前一氣成疾，不久身亡。吾愛陶捨不得錢財，衣裳棺槨，都從減省。不過幾時，那生兒女的通房，也患病而死。吾愛陶買起墳地，一齊葬訖。

那吾愛陶做秀才時，尋趁閒事，常有活錢到手。及至做官，大錠小鏰，只搬進來，不搬出去，好不快活。到今日日摸出囊中物使費，如同割肉，想道：「常言家有千貫，不如日進分文。

我今雖有些資囊，若不尋個活計，生些利息，到底是坐吃山空。

但做買賣，從來未諳，托家人恐有走失。置田產我是罷閒官，且又移名易姓，改頭換面，免不得點役當差，卻做甚的好？」

忽地想著一件道路，自己得意，不覺拍手歡喜。你道是甚道路？

原來他想著，如今優遊無事，正好尋聲色之樂。但當年結髮，自甘淡泊，不過裙布荊釵。雖說做了奶奶，也不曾奢華富麗。今若娶討姬妾，先要去一大注身價。討來時，教他穿粗布衣裳，便不成模樣，吃這口粗茶淡飯，也不成體面。若還日逐錦衣玉食，必大費錢財，又非算計。不如拚幾千金，娶幾個上好妓女，開設一院，做門戶生涯，自己乘間便可取樂，捉空就教陪睡。日常吃的美酒佳餚，是子弟東道，穿的錦繡綾羅，少不得也有子弟相贈，衣食兩項，已不費己財。且又本錢不動，夜夜生利，日日見錢，落得風流快活。便是陶朱公，也算不到這項經營。況他只有一個西子，還吃死飯，我今多討幾妓，又賺活錢，看來還勝他一籌。

思想著古時姑臧太守張憲，有美妓六人：奏書者號傳芳妓，酌酒者號龍津女，傳食者號仙盤使，代書札者號墨娥，按香者號麝姬，掌詩稿者號雙清子。我今照依他，也討六妓。張老只為自家獨樂，所以費衣費食。我卻要生利生財，不妨與眾共樂。

自此遂討了極美的粉頭六個，另尋一所園亭，安頓在內。分立六個房戶，稱為六院。也仿張太守所取名號：第一院名芳姬，第二院名龍姬，第三院名仙姬，第四院名墨姬，第五院名香姬，第六院名雙姬。每一院各有使喚丫環四人，又討一個老成妓女，管束這六院姊妹。此妓姓李名小濤，出身錢塘，轉到此地，年紀雖有二十七八，風韻猶佳，技藝精妙。又會湊趣奉承，因此甚得吾愛陶的歡心，托他做個煙花寨主。這六個姊妹，人品又美又雅，房幃鋪設又精，因此伍家六院之名，遠近著名，吾愛陶大得風流利息。

一日有個富翁，到院中來買笑追歡，這富翁是誰？便是當年被吾愛陶責罰燒燬殘貨的汪商。他原曾讀詩書，頗通文理。

為受了這場茶毒，遂誓不為商，竟到京師納個上舍，也要弄個官職。到關西地面，尋吾愛陶報雪這口怨氣。因逢不著機會，未能到手，仍又出京。因有兩個伙計，領他本錢，在金陵開了個典當，前來盤賬。聞說伍家六院姊妹出色，客中寂寞，聞知有此樂地，即來訪尋。也不用幫閒子弟，只帶著一個小廝。問至伍家院中，正遇著李小濤。原來卻是杭州舊婬子，向前相見，他鄉故知，分外親熱，彼此敘些間闊的閒話。茶畢，就教小濤引去，會一會六院姊妹。果然人物美豔，鋪設富麗，汪商看了暗暗喝采，因問小濤：「伍家樂戶，是何處人，有此大本錢，竟得這幾個麗人，聚在一處？」小濤說：「這樂戶不比尋常，原是有名目的人。即使京師六院教坊會著，也須讓他坐個首席。

「汪商笑道：「不信有這個大來頭的龜子。」小濤附耳低言道：「這六院主人，名雖姓伍，本實姓吾。三年前曾在荊州做監稅提舉，因貪酷削職，故鄉人又不容歸去，為此改姓名為伍湖泉，僑居金陵。拿出大本錢，買此六個佳人，做這門戶生涯，又娶我來，指教管束。家中盡稱員外，所以人只曉得是伍家六院。

這話是他家人私對我說的，切莫洩漏。」汪商聽了，不勝歡喜道：「原來卻是吾剝皮在此開門頭賺錢，好，好，好。這小閹上錢財，一發趁得穩。但不知偷關過的，可要抽一半入官？罷罷，他已一日不如一日，前恨一筆勾銷。倒再上些料銀與他，待我把這六院姊妹，軟玉窩中滋味嘗遍了，也勝似斬這眼圈金線、衣織回文、藏頭縮尾、遺臭萬年的東西一刀。」小濤見他絮絮叨叨說這許多話，不知為甚，忙問何故。汪商但笑不答，就封白金十兩，煩小濤送到第一院去嫖芳姬。歡樂一宵，題詩一絕於壁，云：

昔日傳芳事已奇，今朝名號好相齊。

若還不過東風便，安得官家老奏書。

又封白金十兩，送到第二院去嫖了龍姬。也題詩一絕於壁，云：

酌酒從來金筐羅，龍津女子夜如何。

如今識破吾堪伍，滲齒清甜快樂多。

又封白金十兩，送到第三院去嫖了仙姬。也題詩一絕於壁，云：

百味何如此味羶，腰間仗劍斬奇男。

和盤托出隨君飽，善飯先生第幾餐。

又封白金十兩，送到第四院去嫖了墨姬。也題詩一絕於壁，云：

相思兩字寫來真，墨飽詩枯半夜情。

傳說九家村裡漢，阿翁原是點籌人。

又封白金十兩，送到第五院去嫖了香姬。也題詩一絕於壁，云：

愛爾芳香出肚臍，滿身柔滑勝凝脂。

朝來好熱湖泉水，洗去人間老面皮。

又封白金十兩，送到第六院去嫖了雙姬。也題詩一絕於壁，云：

不會題詩強再三，楊妃捧硯指尖尖。

莫羞五十黃荊杖，買得風流六院傳。

汪商撒漫六十金，將伍家院子六個粉頭盡都睡到。到第七日，心中暗想，仇不可深，樂不可極。此番報復，已堪雪恨，我該去矣。另取五兩銀子，送與小濤。方待相辭，忽然傳說員外來了。只見吾愛陶搖擺進來，小濤和六院姊妹，齊向前迎接。

原來吾愛陶定下規矩，院中嫖賬，逐日李小濤掌記。每十日親來對賬，算收夜錢。即到各院，點簡一遭，看見各房壁中，俱題一詩，尋思其意，大有關心，及走到外堂，卻見汪商與六院姊妹作別。汪商見了愛陶，以真為假。愛陶見了汪商，認假非真，舉手問尊客何來。汪商道：「小子是徽商水客，向在荊州。遇了吾剝皮，斷送了我萬金貨物。因沒了本錢，跟著雲遊道人，學得些劍術，要圖報仇。哪知他為貪酷壞官，鄉里又不容歸去。

聞說躲在金陵，特尋至此。卻聽得伍家六院，姊妹風流標緻，身邊還存下幾兩餘資，譬如當日一並被吾剝皮取去，將來送與眾姊妹，盡興快活了六夜。如今別去，還要尋吾剝皮算賬，可曉得他住在哪裡麼？」這幾句諱話，驚得吾愛陶將手亂搖道：

「不曉得，不曉得。」即回過身叫道：「丫頭們快把茶來吃。」口內便叫，兩隻腳急忙忙的走入裡面去了。汪商看了說道：

「若吾剝皮也是這樣縮入洞裡，便沒處尋了。」大笑出門。又在院門上，題詩一首而去，詩云：

冠蓋今何用，風流尚昔人。

五湖追故亦，六院步芳塵。

笑罵甘承受，貪污自率真。

因忘一字恥，遺臭萬年新。

他人便這般嘲笑，那知吾愛陶得趣其中，全不以為異。分明是糞缸裡的蛆蟲，竟不覺有臭穢。看看一日又一日，一年又一年，吾愛陶兒女漸漸長成，未免央媒尋覓親事。人雖曉得他家富饒，一來是外方人，二來有伍家六院之名，那個肯把兒女與他為婚。其子原名吾省，因托了姓伍，將姓名倒轉來，叫做伍省吾。愛陶平日雖教他讀書，常對兒子說：「我僑居於此，並沒田產，全虧這六院生長利息。這是個搖錢樹，一搖一斗，十搖成石，其實勝置南莊田，北莊地。你後日若得上進，不消說起。如無出身日子，只守著這項生涯，一生吃著不盡了。」每到院中，算收夜錢，常帶著兒子同走。他家裡動用極是淡薄，院中盡有酒肴，每至必醉飽而歸。這吾省生來嗜酒貪嘴，得了這甜頭，不時私地前去。便遇著媒客吃剩下的東西，也就啖些，方才轉身。更有一件，卻又又好賭。摸著了愛陶藏下的錢財，背著他眼，不論家人小廝、乞丐花子，隨地跌錢，擲骰打牌，件件皆來，贏了不歇，輸著便走。吾愛陶除卻去點簡六院姊妹，終日督率家人，種竹養魚，栽蔥種菜，挑灰擔糞喂豬，做那陶朱公事業。照管兒子讀書，到還是末務，所以吾省樂得逍遙。

一日吾愛陶正往院中去，出門行不多幾步，忽然望空作揖，連叫：「大郎大郎，是我不是了，饒了我罷！」跟隨的家人，到吃了一驚，叫道：「員外，怎的如此？」連忙用手扶時，已跌倒在地。發起謔語道：「吾剝皮，你無端誣陷，殺了我一家七命，卻躲在此快樂受用，教我們那一處不尋到。今日才得遇著，快還我們命來！」家人聽了，曉得便是向年王大郎來索命，嚇得冷汗

淋身，奔到家中，喚起眾僕抬歸，放在牀上。尋問小官人時，又不知那裡賭錢去了，只有女兒在旁看覷。吾愛陶口中亂語道：「你前日將我們夾拶吊打，諸般毒刑拷逼，如今一件件也要償還，先把他夾起來。」才說出這話，口中便叫疼叫痛。百般哀求，苦苦討饒，喊了一會，又說一發把拶子上起。

兩支手就合著叫痛。一回兒，又說：「且吊打一番。」話聲未了，手足即翻過背後，攢做一簇，頭項也仰轉，緊靠在手足上。

這哀號痛楚，慘不可言。一會兒又說：「夾起來！」夾過又拶，拶過又弔，如此三日，遍身紫黑，都是繩索棍棒捶擊之痕。十指兩足，一齊墮落。家人們備下三牲祭禮，擺在牀前，拜求寬恕。他卻哈哈冷笑，末後又說：「當時我們，只不曾上腦箍，今把他來嚐一嚐，算作利錢。」頃刻漲得頭大如斗，兩眼突出，從額上回轉一條肉痕直嵌入去。一會兒又說：「且取他心肝腸子來看，是怎樣生的這般狠毒。」須臾間，心胸直至小腹下，盡皆潰爛，五臟六腑，顯出在外，方才氣斷身絕。正是：

勸人休作惡，作惡必有報。

一朝毒發時，苦惱無從告。

愛陶既死，少不得衣棺盛殮。但是皮肉臭腐，難以舉動，只得將衣服覆在身上，連衾褥捲入棺中，停喪在家。此時吾省，身鬆快活，不在院中吃酒食，定去尋人賭博。地方光棍又多，見他有錢，聞香嗅氣的，挨身為伴，取他的錢財。又哄他院中姊妹，年長色衰，把來脫去，另討了六個年紀小的，一入一出，於中打騙手，倒去了一半。那家人們見小主人不是成家之子，都起異心，陸續各偷了些東西，向他方去過活。不勾幾時，走得一個也無，單單只剩一個妹子。此時也有十四五歲，守這一所大房，豈不害怕。吾省計算，院中房屋盡多，竟搬入去住下，收夜錢又便。大房空下，貨賣與人，把父親棺木，抬在其母墳上。這房子才脫，房價便已賭完。兩年之間，將吾愛陶這些囊橐家私，弄個罄盡。院中粉頭，也有贖身的，也有隨著孤老逃的，倒去了四個，那妹子年長知味，又不得婚配，又在院中看這些好樣，悄地也接個嫖客。初時怕羞，還瞞著了哥子。漸漸熟落，便明明的迎張送李，吾省也恬不為怪，到喜補了一房空缺。

再過幾時，就連這兩個粉頭，也都走了，單單只剩一個妹子，答應門頭。一個人的夜合錢，如何供得吾省所需？只得把這院子賣去，燥皮幾日，另租兩間小房來住。雖室既卑，妹子的夜錢也減，越覺急促。看看衣服不時，好客便沒得上門，妹子想起哥哥這樣賭法，貼他不富，連我也窮。不如自尋去路，為此跟著一個相識孤老，一溜煙也是逃之夭夭。吾省這番，一發是花子走了猴孫，沒甚弄了。口內沒得吃，手內沒得用，無可奈何，便去撬牆掘壁掏摸過日。做個幾遍，被捕人緝訪著了，拿去一弔，錦繡包裹起來的肢骨，如何受得這般苦痛？才上吊，就一一招承。送到當官，一頓板子，問成徒罪，刺了金印，發去擺站，遂死於路途。吾愛陶那口棺木，在墳不能入土，竟風化了。這便是貪酷的下梢結果。有古語為證：

行藏虛實自家知，禍福因由更問誰。